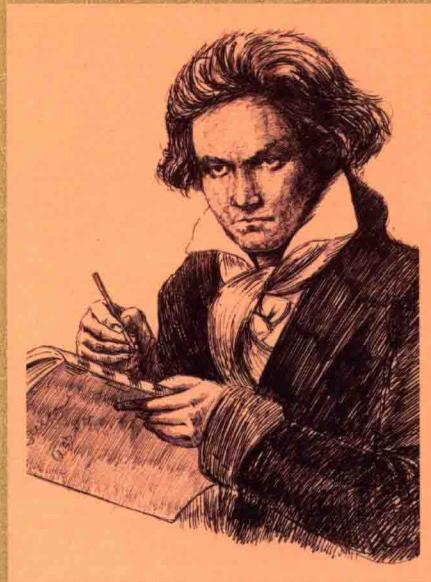


名人传

Vie des Hommes illustres

(法) 罗曼·罗兰 著

罗倩妮 译



全译本



WORLD LITERATURE

名人传

Vie des Hommes illustres

(法) 罗曼·罗兰 著

罗倩妮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名人传 / (法) 罗曼·罗兰著；罗倩妮译。--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6.6重印

ISBN 978-7-5317-3008-8

I. ①名… II. ①罗… ②罗… III. ①贝多芬, L.V.
. (1770 ~ 1827) —传记 ②米开朗基罗,
B. (1475 ~ 1564) —传记 ③托尔斯泰,
L.N. (1828 ~ 1910) —传记 IV. ①K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20785号

名人传

Vie des Hommes illustres

作 者 / (法) 罗曼·罗兰
译 者 / 罗倩妮
责任编辑 / 徐秀梅 付冰冰
封面设计 / 张立娟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D栋526室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8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1/16
印 张 / 16
字 数 / 270千字
版 次 /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 2016年6月第3次印刷
定 价 / 21.00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3008-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经销商联系调换。

译者序

《名人传》由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组成，它们均创作于二十世纪初期，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这三部传记中，罗曼·罗兰没有拘泥于对传主的生平做琐屑的考述，也没有一般性地追溯他们的创作历程，而是紧紧把握住这三位拥有各自领域的艺术家的共同之处，着力刻画了他们为追求真善美而长期忍受苦难的心路历程。罗曼·罗兰称他们为“英雄”，以感人肺腑的笔墨，写出了他们与命运抗争的勇气和担负全人类苦难的伟大情怀，可以说是为我们谱写了另一阙“英雄交响曲”。

罗曼·罗兰所说的英雄，并不是走遍天下无敌手的江湖豪杰，也非功盖千秋的伟人，甚至不是一个胜利者，但他们肯定具有一种内在的强大生命力，是他们在任何逆境中都不放弃奋斗。他们饱受忧患，历尽艰辛，却始终牢牢把握着自己的命运，以顽强的意志去战胜一切困难，竭尽全力使自己无愧于“人”的称号。罗曼·罗兰为之立传的贝多芬、米开朗琪罗、托尔斯泰都是这种有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不屈从于强权，具有博爱精神，为人类的福祉奉献自身的英雄。

罗曼·罗兰的英雄主义理想，其实仍是文艺复兴以来人本主义思想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在中世纪，统治欧洲千年之久的基督教文化，束缚了人的思想和自我意识，直到十五、十六世纪，人文主义思想家在复兴古代文化的口号下，提出了“人为万物之本”的新观念，从而启动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种以“人本”观念取代“神本”观念的全新观念，推动了科学文化的迅速发展。

文艺复兴还只是“人”的意识的初步觉醒，而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则是对封建时代整个上层建筑的全面宣战。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提

出“天赋人权”的口号，其矛头直指君主专制制度和贵族僧侣的特权，他们以理性为武器，批判一切宗教偏见和迷信，把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的权力归还给“人”。如果没有“人”的思想解放，就没有现代生产力的解放，也没有近代欧洲的飞跃发展。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金钱取代“神权”和“君权”成为一切的主宰。当人们试图在新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寻求“自由、平等、博爱”时，却发现“人”正在沦为“商品”。而且资本主义次序越稳固，人们感到距离“人”的理想越远。文学作品中“人”的贬值就是这种社会现象的深刻反映。但是消极、颓废毕竟不是出路，于是罗曼·罗兰试图以《名人传》给人们传递英雄的气息，鼓舞人们恢复对生活的信念和奋斗的勇气。

中国儒家学派的代表孟子曾在两千多年前写下：“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事实的确如此，古往今来许多大有作为的人，并不曾从社会和自然那里得到任何特殊的惠顾，相反，不公正的命运常常给他们的人生增添种种考验和磨难。

贝多芬出身贫寒，十三岁辍学，十七岁挑起整个家庭的重担，二十五岁时他刚在乐坛崭露头角，耳朵却开始失聪。这种对音乐家来说致命的疾病给他带来了无尽的痛苦。但是谁能相信他的那些传世之作绝大部分都是在失聪后完成的。在生活上，他一直是不幸的，尽管他的音乐才华征服了全世界，他的生活却被贫困、凄苦和遗憾充斥。然而所有的磨难只能让他变得更加坚强。“谁也无法战胜我，我要死死扼住命运的咽喉。”贝多芬战胜了疾病，战胜了痛苦，战胜了听众的平庸，战胜了所有的磨难和障碍，攀登上了生命的巅峰。

米开朗琪罗出生于佛罗伦萨的市民家庭，从小接受精英教育，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艺术功底。然而他却不得不依附他所不愿依附的教皇，在精神上永远没有获得自由，不得不为教皇们的光荣劳碌终身。罗曼·罗兰给人们描述的米开朗琪罗并非没有弱点，毕竟他是人，而不是神，但这无损于他的伟大。米开朗琪罗软弱、多疑、优柔寡断、做事常常有始无终，不只一次屈服于强权。但是这是时代在他身上造成性格悲剧。人文主义无疑符合他的天性，但他也没能挣脱宗教思想的束缚。他处于两种意识形态的争夺之中，终生为矛盾心理所纠缠。米开朗琪罗的本质性格其实是骄傲自信而且固执的，他为维护自己的尊严，不只一次

与教皇发生正面冲突。他的软弱并非缺乏主见，而是不能超脱现实的利害关系。他的家族观念和身为长子的责任感，使他不能置身家性命于不顾，这就是他在关键时刻必然会逃跑或向权力屈服明哲保身。他计划中最伟大的作品都半途而废，并不是他缺乏完成作品的耐心，而是他永远受到在任教皇的辖制，上一届教皇下达的任务还未完成，这一届教皇又命令他接手新的任务。他一生都在超负荷地工作，但永远也没有摆脱未完成作品而遭受到的良心谴责。特定的时代造就了米开朗琪罗的伟大，却也限制了他天才的发挥。

尽管米开朗琪罗有这样那样的弱点，尽管他没能实现自己最宏伟的计划，但谁也不能否认他的艺术代表了文艺复兴时代伟大的人文精神。如果说他在艺术上常常质疑和否定自己，那仅仅是因为他总是在追求完美。为了艺术他曾经经历了多少磨难，多少挫折，做过何等艰苦的攀登。米开朗琪罗远不是完人，但作为一名艺术家，他是全人类的骄傲。在《米开朗琪罗传》的结尾，罗曼·罗兰说，伟大的心魂有如崇山峻岭，“我不说普通的人类都能在高峰上生存。但一年一度他们应上去顶礼。在那里，他们可以变换一下肺中的呼吸，与脉管中的血流。在那里，他们将感到更逼近永恒。以后，他们再回到人生的广原，心中充满了日常战斗的勇气”。

托尔斯泰的情况与贝多芬和米开朗琪罗截然不同。他出身名门，地位优越，衣食无忧，不需要依附任何人，不必终日劳碌。他身体健康，婚姻美满，有深爱他的妻子和可爱的孩子。他有很高的文学天赋，几乎没有经历过艰难的习作阶段就获得了文学上很高的声誉。但是他的痛苦却恰恰来自于这看似完美的一切。他藐视已经拥有的一切，包括他的文学声誉，唯独渴望拥有他所未知的——生命的真谛，于是他用毕生去探寻。凡夫俗子眼中的幸福生活非但不能带给他幸福感，反而成为他精神上的沉重负担。他对城市平民的凄惨处境感到震惊，为农民的贫困和愚昧而痛苦，因自己不劳而获的优越生活而愧疚，为难以摆脱家庭的羁绊而烦恼……如若他像旁人一样接受命运的安排，他的痛苦就会随之而去，然而托尔斯泰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不肯安享富贵，不肯虚度年华，他想要通过造福于人来实现自身的生命价值。托尔斯泰人格的高尚众人皆知，他敢于挑战一切权威，敢于用批判的眼光审视一切。同时他作为小说家的伟大无可争议，他是世界文学中的泰斗。他不仅为读者展示了

俄罗斯近代历史的广阔画面，还精彩地谱写了俄罗斯民族之魂，创造了俄罗斯文学中最丰富、最壮观的人物画廊。

托尔斯泰也有弱点，他的知识和视野受到停滞落后的俄国乡村生活的局限，自己却浑然不知，这就大大妨碍了他对事物做出正确的判断。他对现代科学的发展一无所知，却把一系列对人类社会进步有重大意义的研究斥为“无聊”。他根本不理解文艺复兴运动对唤醒人们的自我意识的意义，所以把米开朗琪罗和莎士比亚贬得一文不值……他意识不到自己知识结构的缺陷，往往武断地否定自己所不了解的一切。在他的思想体系中，评断事物的唯一标准就是“道德”。他那一厢情愿的善良无助于解决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他没有意识到社会的发展遵循着客观规律，真正的仁人志士应当认识和顺应客观规律，积极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而不是按自己的想象来重新安排一个乌托邦。

然而纵观《名人传》全书，在罗曼·罗兰看来英雄并不总是胜利者，但为了心中的真理，他们勇于承受挫折，承受失败，绝不会因失败而气馁，这便是他们优于常人之处。生活的道路不会总是平坦。书中记述的三位伟人虽然出身不同，经历不同，但为了实现生命的价值，同样需要面对种种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是生而平等的。人的价值只有通过自身不懈奋斗实现时，人生才充满了意义！

目 录

贝多芬传

原 序	3
卷首语	5
贝多芬传	9
贝多芬遗嘱	33
书信集	36
思想录	47

米开朗琪罗传

序 言	53
序 篇	55
上篇 斗争	64
下篇 舍弃	99
这便是他那神圣痛苦的一生	140

托尔斯泰传

序 言	143
第一章	147
第二章	150
第三章	154

第四章	155
第五章	160
第六章	165
第七章	171
第八章	173
第九章	179
第十章	184
第十一章	191
第十二章	194
第十三章	198
第十四章	207
第十五章	216
第十六章	220
第十七章	229
第十八章	237

贝多芬传

原序

二十五年前，当我写这部小小的《贝多芬传》时，我并不想写成一部音乐学方面的著作。那是1902年，我正处在苦难不堪的时期，经受着既能摧毁一切又能更新一切的暴风雨。我逃离了巴黎。我在童年伙伴的身边，也就是曾在人生战斗中不止一次支持过我的那个人——贝多芬的身边，暂避了十天。我来到他的故乡波恩。我在那里又发现了贝多芬的影子以及他的老友们，也就是说我在科布伦兹从其孙子身上又见到了韦格勒夫妇。在美因兹，我听了由魏恩加特纳^①指挥的他的交响乐演奏会。随后我又与他单独在一起，在雾蒙蒙的莱茵河畔，在潮湿的4月那灰暗的日子里，我倾诉着心曲，完全被他的痛苦、勇气、欢乐和悲哀所感染，我跪下，又被他那有力的大手扶起，他为我的新生儿《约翰·克利斯朵夫》洗礼。在他的祝福下，我又踏上回巴黎的路，信心倍增，与人生重新缔约，并向神明唱着痊愈者的感谢曲。——那支感谢曲就是这本短小的书。它先由《巴黎杂志》发表，后又由贝玑^②再版。我未曾想过这本书会从一个狭小的友人圈里传出来。不过，“人各有命……”。

赘述诸多细节，恳请读者见谅。因当今有些人会在这首颂歌中寻求按严格的史学方法撰写的学术著作，我不得不对此作出回答。我在某些时刻，也会充当史学家。在《亨德尔》和有关歌剧研究等若干著述中，我也曾为音乐科学作过认真的奉献。但是，《贝多芬传》绝不是这样的研究著作，它并非为了学术而作。它是唱给受伤的心灵、窒息的心灵的一支歌，它复苏了，它振作了，而且它在感谢救世主。我很清楚，这个救世主被我改头

① 奥地利指挥家和作曲家，以指挥贝多芬及瓦格纳的作品闻名于世。

② 法国作家，诗人，罗曼·罗兰的好友。《贝多芬传》曾在他所主编的《半月刊》上刊载。

换面了。但所有的信仰的和爱情的行为均皆如此。我的《贝多芬传》就是这种行为。

人们踊跃购买，给这本小书带来它所不曾乞求的好运。这个时代，法国成千上万的生灵，受压制的理想主义的一代，都焦虑地期待着那一声解放的号令。这号令，他们在贝多芬的音乐中听到了，于是他们从中寻求支持。从那个时代幸存下来的人谁不记得那些四重奏音乐会，它们宛如以“天主羔羊”^①起首的弥撒祷告时的一些教堂一样，——谁不记得注视着祭献并被启示之光芒照耀着的那些痛苦不堪的面庞！今天活着的人是与昨日的人们相距甚远的。（但他们能否距明日的生者更近呢？）20世纪初的这代人里，多少队列已被横扫：战争好比一个无底深渊，他们和他们最优秀的儿子都在那里面失去踪影。我这小小的《贝多芬传》保留着他们的形象。出自一个孤独者手笔的小书，竟无意中与他们相似，而他们也从中认出了自己。不几天工夫，这本由一个无名之辈写的小册子，走出了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书店，在人手相传。于是，它就不再是属于我的了。

我刚刚重读了这本小书；尽管有所不足，但我将不作什么改动了。因为它应该保留其原始特征以及伟大的一代的神圣形象。在贝多芬百年忌辰之际，我要把对这一代人的怀念，和对他们的伟大同伴，正直坦诚的大师的祭奠结合在一起，是他，教给了我们如何生，如何死。

罗曼·罗兰
一九二七年三月

① 天主教弥撒曲的开头。

卷首语

我要证明，任何举止公正而高尚之人，定会因之而能承受厄运。^①

——贝多芬

我们周围的空气沉重压抑。古老的欧洲在沉重、污浊的氛围中已变得麻木沉重。猥琐的物质主义压抑了思想，阻碍了政府和个人的行动。人们在卑劣和谨小慎微的自私自利中憋闷致死。人们呼吸困难。让我们打开窗子吧，让自由空气进来，让我们呼吸英雄们的气息。

生活是严峻的。对于思想上不甘平庸的人，生活就是一场无休止的搏斗，而且往往是无荣誉无幸福可言的，在孤独中默默进行的一场可悲的搏斗。贫困、日常的忧烦、愚蠢的超负荷劳作，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气，徒劳无益地消耗他们的精力。他们没有一线希望，许多人彼此隔离着，对彼此的存在毫无所知，更不要说向那些深陷在苦难中的兄弟伸出抚慰之手了。他们只能全靠自己，可有时候即便是最坚强的人也会在苦难的重压下俯首让步。他们呼唤援助——他们需要朋友。

正是为了援助他们，我才在他们周围集合起这些英雄的友人，这些为了善而受苦的伟大心灵。《名人传》不是敬献给狂妄的野心家的，而是敬献给受难者的。而实际上谁又不是受难者呢？对于这些受难者，让我们为神圣的苦难献上一份安慰吧。没有人是孤军奋战的。世间的黑暗，在英雄们的灵魂之光的引导下，已经变得明朗清晰了。目前，在我们身边，就能

① 1819年2月1日，贝多芬在维也纳市政府的讲话。

看见两朵最纯洁的火花——正义和自由的火花在闪耀：皮卡尔上校^①和布尔的人民^②。即使他们还未能烧毁那浓密的黑暗，至少他们的光焰一闪，给我们指明了道路。跟着他们朝前走吧，跟着那些分散在各个国家、各个时代，跟他们一样孤军奋战的人们朝前走。让我们扫除时间的障碍，让英雄的民族获得重生。

我称之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想或力量取胜的人，而仅仅是因其心灵才伟大的人。正如他们中最伟大的一个，亦即我们将叙述其生平的那个人所说：“除了美德，我不承认还有什么高人一等的标志。”^③ 没有高尚的品德，就没有伟人，同样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和活动家，而有的只是供芸芸众生膜拜一时的“廉价”偶像，时间会把它们通通摧毁。成败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伟大，而不是显得伟大。

我们试图在此为之立传的这些人，他们的人生几乎都是一种长期的受难。或是悲剧性的命运使他们的灵魂在肉体和精神、贫困和疾病的磨难中经受锤炼；或是目睹同胞遭受不可名状的苦难和羞辱的折磨，从而使他们的生命受到摧残、心灵为之撕裂，使他们每日在痛苦中受煎熬。正是苦难造就了他们的伟大。这些伟大的灵魂从未抱怨过自己的不幸，他们有着人类最优秀的品格。让我们从他们那里汲取勇气，从他们伟大的心灵中，获得激流般汹涌的公正之力和鼓舞人心的高贵品质吧。无须拜读他们的作品或倾听他们的声音，从他们的眼睛里，我们就可以读取生命的奥秘——他们庆幸自己经历了苦难的考验，唯有这样的人才能变得愈加伟大，愈加幸福，愈加丰满。

在这英雄队伍的前列，我将首席位置给了坚强而纯粹的贝多芬。他在受苦时，曾祝愿他的事例能给其他不幸者提供支撑，“希望不幸的人，看到一个和他一样不幸的人在艰难险阻面前仍然竭尽全力，从而使自己无愧于人的称号时，能以此得到安慰。”这位胜利的普罗米修斯在付出了多年超乎寻常的努力，超脱了自身的苦难，完成了生命的大业——向卑微的人类展

^① 1894—1906年，法国发生了一起著名的“德雷福斯案件”。犹太裔的德雷福斯上尉被诬通敌，被判终身监禁。1895年，陆军部秘密警察长皮卡尔上校发现真正的罪犯另有其人，主张为德雷福斯上尉平反，结果触怒军方，牵累自己下狱。1898年，著名作家左拉为此事发表致总统的公开信《我控诉》，以伸张正义。由此引发社会危机。1906年，法国最高法院宣告德雷福斯无罪，恢复其名誉及军职。作者将此事件喻为正义的火花。

^② 布尔，非洲南部好望角一地名，原属荷兰，维也纳会议后，荷兰将好望角割让给英国。

^③ 贝多芬语。

示更多的勇气后，向一位过分寄希望于上帝的朋友说：“哦，人啊，你应当自助！”

他这句豪言壮语，应对我们有所启迪。让我们以他为榜样，重新燃起对生命、人类的信念吧！

罗曼·罗兰
一九〇三年一月

